

徐光耀文集

第五卷

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徐光耀文集

第五卷

话剧、电影文学剧本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徐光耀文集. 第 5 卷/徐光耀著. —石家庄: 河北教育出版社, 2005.4

ISBN 7-5434-5647-8

I. 徐… II. 徐… III. ①徐光耀—文集②话剧—剧本—中国—当代③电影文学剧本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30705 号

目 录

话 剧

起凤庄	(3)
-----------	-------

电影文学剧本

小兵张嘎	(95)
新兵马强	(165)

附录

关于电影《新兵马强》的通信	(231)
关于电影剧本《望日莲》的通信	(234)

望日莲	(237)
乡亲们哪	(276)



◆
话
剧

起 凤 庄

[说明]

《起凤庄》这一剧本的写作情况，我在《两出大戏》一文中曾有详述，它是一场灾难的产儿。但在写话剧阶段，我还是情绪较好，投入了极大精力的。至今看来，仍觉其某些特色，值得保留。

尽管我尽了全力打造“阶级斗争”这一主题，形成它天然的缺陷；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一时代的社会人文特征及生活习俗，具有手眼可触的真实性，过来人是不难由此想见当时农村的情景的。至于所塑造的几个人物，以及他们使用的语言，却多得自我农村生活的积累，也体现了我的某些艺术追求和兴趣所在。后来改编成评剧，尽管阻碍重重，还是由剧团排练后，在博野农村公演过三场。据剧团领导称，观众反映强烈，曾要求再演几场。然而，历史无情，终于什么都“砸烂”了，只留下这一“灾难的产儿”的最后划痕。

二〇〇三年九月二十九日

登场人物：

陈洛端：五十八岁，支书。

韩步云：四十五岁，大队长。

于川友：外号“转悠”，四十八岁，富裕中农。

李满仓：五十五岁，凤珠之父，饲养员。

张半斗：二十四岁，民兵连长。

九成爷爷：七十五岁，步云之父。

胡景明：二十三岁，城里人，兽医。

魏老顾：六十三岁，地主分子。

李凤珠：二十三岁，副大队长。

朱 玫：二十一岁，知识青年。

二 换：二十岁。

三 多：十五岁，“转悠”之女。

云 焯：四十三岁，步云之妻。

大 娘：五十二岁，凤珠之母。

麦穗嫂：三十岁。

投递员

民兵甲乙丙

城市下乡插队青年二人

群众若干

时 间：一九六三年秋冬之交，洪水过后。

地 点：保定市郊区农村

第 一 幕

时 间：中午。

布 景：起凤庄的一角。舞台右侧是李凤珠的家院，可以看见住屋，还有一个小跨间。左侧是大队长韩步云家，一座新盖成的门

楼沿街耸立着，修得相当豪夸，顶屋有“吉星高照”的粗塑画并花草，两旁还塑有圆球、麦穗等，乍一看，像个基层供销社。门楼的后侧，有一株大树，树阴遮住舞台的三分之二。树下有断墙，砖台可供人坐。树上挂铁钟一口，中有拉绳垂至地面。除新盖的门楼之外，到处都有被洪水冲过的痕迹。

幕 起：大娘刚做停当饭，走上街来朝着右侧张望，盼着下工的回来吃饭。这时，云婶也从门楼里走出，一见她，就背过脸去。

大 娘：（上赶着说话）她婶子，晌午饭熟啦？

云 婶：可不。

大 娘：她大叔还没有回来呐？

云 婶：可不。

大 娘：做的什么好吃的呀？

云 婶：馒头。

大 娘：（自语似的）还是这个社会哟，一见发水，就又是飞机，又是汽船的，不光粮食早早儿地给堆在嘴边上，连油盐酱醋都给送齐了！要是搁在解放以前，山流海泼地发这么大水，咳，养俩闺女都不够卖的哟，还吃馒头？

云 婶：倒也是，要是一淹了就这么死乞白赖地给白面吃，每年都发一场，倒也不错！

大 娘：嘿……（转题）瞧你们这门楼儿多好啊！里头的新砖儿房也快停当了吧？

云 婶：停当？搭了好几天啦！（坐下）我说叫几个社员儿来弄弄算啦，可人家，又是怕落剥削，又是怕思想不好，——喂（读若“恨”之阴平声，下一概仿此）！

大 娘：当干部也就是不容易呀，我们那——

云 婶：今儿个要不是我催着哇，还进不了城呢！拉起小车来要去弄粪，我说，你要拉小车就甭回家吃饭，当个大队长就算卖给

队里啦？光受股子闲气不算，连家也不要了，我不干！

大 娘：（有所触动）唉，要说受闲气呀，咱们谁家都不好受哇，拿我们凤珠说，我劝过不知道多少回了，——前儿跟你家那回事儿，恨得我没有拿笊帚疙瘩她！快给你大婶赔个不是去！……唉，我又管不了她，你说可怎么着？……可其实啊，那回事也不能全怨她，柜厨在你们家里，她哪儿知道哇？……

云 婶：柜厨在我们家，也不是偷了去的，是大水漂了去的！她干吗那么不三不四的，又不是你家的，是你家的我给你！——这不操的是叔伯心吗？

大 娘：她年轻，不懂事儿，别跟她一样！……

云 婶：（又想起一桩来）还有，给我们轴子说媳妇儿，也碍着她了！把媒人都给撵跑了。你说说，一个十七大八的闺女家，这是你该管的事儿吗？叫人说起来都好说不好听的！

大 娘：唉！这个死丫头啊！什么事儿她都胡管乱管！——我找她爹去，他要再不管，我就跟他老东西拼了！（欲去）

云 婶：（气儿反倒消了些）算啦！就那么一个宝贝疙瘩，管还能怎么样了？可说真的，她跟我们那个是一正一副，应该讲个和平团结；要老这么拧着脖梗儿跟村里翻着使劲，我也不怕说出来叫你耽疑心，她一个年轻的闺女家，就算她有二年中学的道行，水大还漫得过鸭子去？……

（投递员上）

投递员：借光了大娘，这有一封信，是——

云 婶：是军队上来的吗？

投递员：是啊。

云 婶：那就是我们的。（欲接）

投递员：朱玫，是你们的吗？

云 婶：朱玫？哎哟，军队上谁给她来信呐？

大 娘：朱玫这会儿还在棉花地里呢。这么吧，她短不了上我们这儿来，你交给我，我再给她——

投递员：那谢谢您了大娘。（递信）再见。

大 娘：吃了饭去吧？饭熟了。

投递员：不啦，不啦。（下）

大 娘：唉。人家都有个信来，我们可好，这一样儿倒省了心啦。——哎，你家轴子也该来信了吧？

云 婶：来不来的吧。来了也没有好的，不是我自私，就是他爸爸不好，都不如他们解放军，一说就是（模拟）“我们要学习雷锋”！也不知雷锋挣钱多呀还是怎么的！

大 娘：咳，天怎么说，儿还是儿啊！（凑近）她大叔今儿进城，又是托媒人去啦？

云 婶：（不愿多说）唔，也有点儿别的事儿。

大 娘：（望天）按说也该下工了，怎么还不回来呀？

云 婶：这还不好说，我给你打钟。

（她拉住钟上绳子，乱打了起来。民兵连长张半斗跑上）

张半斗：（上去攥住绳子）哎哎！大婶，你怎么乱打呀？这是号令啊！

云 婶：号令，光许你打？

张半斗：光知道叮棱咣啷这么一打，你知道这是什么钟？这是我们民兵的警报钟！发生了紧急情况才打呐！民兵们一听见打乱钟，就得马上紧急集合，进入战斗状态！——闹着玩儿呐！

云 婶：这么些个穷讲究！

大 娘：那下工的钟怎么打呀？

张半斗：告诉你们，记着：上工，单发连响；下工，两响；集合开会，三响。这打乱钟啊，你们可千万别捅啊！

云 婶：说了半天，你这么毛毛咕咕的，是干什么去来呀？

张半斗：干什么，种麦子啊！

云 娟：为什么这么早就下工？

张半斗：种完啦！

云 娟：喝，二十多亩，你们一头晌儿就完啦？

张半斗：哎！刀儿快不怕他脖子粗，凭小伙儿们这点干劲儿，别说二十亩，就是再添几亩，也架不住一个冲锋。

云 娟：我说张半斗，你们可不兴浮皮潦草地糊弄上就算呐！

张半斗：哎！明儿出苗你去看呐，敢拿脑袋打赌，保你黑籽儿红瓢儿！

云 娟：嗯……

大 娘：瞧累得这一头汗噢！……

云 娟：淹成这么个样子，你们倒来了劲儿了啊！

张半斗：就因为淹成这样儿，才来了劲儿呐。你想，人们一看国家照顾这么好，该掏十成劲儿的全掏了十二成！要不怎么比去年多种了二百亩，还提前完成了呢！大娟，你们等着瞧吧，今年，咱吃的是人家救济的粮食；明年，要让救济咱的吃上咱的粮食！

大 娘：啊——我们凤珠也是这么说的。

云 娟：你别光“白虎”了，到时候了，给打个下工钟吧。

张半斗：行喽！（打了两下）嗨，真巧，回来了！

（于川友——外号“转悠”的及二换、三多、麦穗嫂、地主魏老顾并几个妇女群众陆续背棉花包上）

转 悠：喝，你们老姐儿俩在这儿等什么好事儿呐？

云 娟：转悠，你又瞎打听，想偷嘴吃啊！

转 悠：留点儿口德呗大妹子，我有大号！（指三多）我们三多儿都这么大了……

大 娘：（帮着人们放棉花包）怎么不往仓库背呀！上这儿干什么来啦？

二 换：副大队长有命令……

三 多：大娘，凤珠姐说啦，仓库里没地方，这又是试验田的棉花，得单摘单放，留着明年打籽儿呐，凤珠姐叫你把小东屋拾掇拾掇，就搁在那里头。

张半斗：（抓出棉花来看）嚯！这棉花真不赖呀！

云 婶：（也抓着看）可不是吗，别的棉花一抓硌手，这个肉肉头头的！……

转 悠：这是沾了那大沙岗子的光啦，要不然，还不叫大水都冲光了！……

大 娘：小东屋不行啊，里头杂七烂八的满当着呢！再一说，才过了水，也太潮。

二 换：盛着东西不要紧，我们去搬出来，潮就垫上点儿东西。

转 悠：老嫂子，开门去吧——你做不了主儿！

云 婶：（言外有音）咳，你就别不愿意啦，是没有说撂在我家里，要说撂在我家里呀，我早就开门儿去啦！

大 娘：不是不愿意，那门上的钥匙不是闹大水的时候丢了一把吗？这年头儿棉花又值重，真要出个错儿，可叫我们怎么担呐？

魏老顾：那钥匙还没有找着呐？

三 多：凤珠姐早说啦，钥匙让满仓大伯再去配一把，你们一家子多经点儿心，出不了闪失。

二 换：丢不了哇，发了水，国家也救济了，谁还偷哇？没人偷！

张半斗：偷？我们民兵是干什么吃的呀？大娘放心，有事儿我们民兵兜着！

转 悠：（对大娘）还愣着什么？一会儿副大队长来了又吡儿你一顿，还如快当点儿吗？

大 娘：可说呢，你们都回来了，怎么还不见俺珠子啊？

二 换：开门儿去吧，她们还得等会儿呢。她跟朱玫俩人测量大沙岗子去了。

大 娘：什么大沙岗子？

三 多：测量。凤珠姐说啦，过两天把棉花柴拔了哇，就把沙岗子平了，拿那土去填寡妇坑！

云 婶：什么？

转 悠：真的？

三 多：可不真的呗！

转 悠：（一捶腿）好！好好好好好！（坐下）

云 婶：怎么那么好哇，莫非又有“典故”？

转 悠：就是有“典故”！

云 婶：什么“典故”？又是《济公传》里头的呀？

转 悠：我的个大队长长家大妹子，你又逗我说闲话呀！人家二换他们不爱听。

云 婶：不爱听你不会光对着我一个人儿说？（对大娘）得了大嫂，给二换他们开门儿去吧，嘎？

二 换：走！大娘，他一说开古了就没完，咱半截肠子还空着呢！（叫）喂！有劲儿的来一个，收拾屋子去！

张半斗：除了咱，谁还敢说有劲儿啊！

（三人下）

云 婶：行啦，场子给你打好啦！

众 人：说说，趁着收拾屋子的工夫，来个小段儿！……

转 悠：一说就是要平这个沙岗子！可这沙岗子虽说是个土疙瘩，可它有来头！咱村为什么叫个起凤庄，就打它身上说出！在老年间——我说，我说完了，你们可不许又说我是封建残余，我是怎么逗的怎么卖。……

众 人：行啊，行啊！

云 婶：快说吧，别卖关子了。

转 悠：老年间，咱村里有个大员外，——着现在说，就是地主吧——这地主，肚有肚才，文有文才，可老也吃不上朝廷的俸禄，就请了个——

麦穗嫂：什么叫“奉禄”哇？

转 悠：看是不是，你们这字眼儿浅的，小年轻儿的，就连个“俸禄”都不知道？……

云 婶：唉，你可真不枉叫转悠，见个岔道儿就转起来没完！——吃俸禄就是做官儿，快接着说你的吧！

转 悠：哎，这老员外不是做不上官儿吗？就请了个风水先生来，叫给他看看这地脉气象。风水先生在村前村后这么一转，“好！你们村必定有大发大旺的一天！”怎么办呢？就为咱村是东西长，南北窄，中间儿高，两头低，恰好是一条龙楼船。村东这沙土岗子就是那船头，村西魏家坟就是那船尾。龙从云是虎从风，有朝一日风来水到，就会一日千里，大兴大旺！

麦穗嫂：那咱怎么老不旺啊？

转 悠：旺？不那么容易。风水先生说，有三件不周全。

云 婶：哪三件不周全？

转 悠：第一，有船没有舵；第二，没有桅杆。要光是这两件还好办，按着风水先生的指点，老员外在魏家坟上打了眼井，按了架轱辘，算是舵；又在村当间栽了棵树，算是桅杆，只有这第三件，不是人力能够办到的，非得等天时运转。

云 婶：倒是等什么呀？说得怪神的！

转 悠：风，顺水的风！

麦穗嫂：那风可什么时候来呢？

转 悠：那谁也不敢说，风，它不听人调遣啊！

三 多：哼！我早知道这风水先生是赚人的！他也没法儿了吧？还不是想骗钱？

转 悠：没法儿就行啦？把这村改名叫起风庄，起风庄，起风庄，千人呼，万人叫，就能把风叫了来！

众 人：噢，起风庄就是这么叫起来的呀？……

三 多：那也不对，咱们是起风庄，凤凰的风，跟刮风的风根本就八不挨！

魏老顾：这一句有劲，嘿嘿……

转 悠：（对三多）你懂什么！这起风庄是乾隆爷下江南的工夫，有个愣小子受了欺负要去参御状，让老员外知道了，暗地里给写状子的那么一捅咕，就把个起风庄写成了起凤庄！——你别看起风庄这仨字儿不起眼儿，还是乾隆爷御笔亲封的呢！要不说有来头！

三 多：（抓住不放）那风水还是破啦！起风就不能起凤，跟行船还不是没有关系！

转 悠：（上火）你怎么非跟你爹抬杠呢！这风、凤同音，叫多了还是能把凤叫了来！

云 婶：叫不了凤来，叫个凤凰来也是好的呀。

三 多：（嘟囔）喂，说不住人家了就发火，那算你胜利啦？……

麦穗嫂：这么一说，咱村这船可什么时候发呀？

转 悠：今年就有点征兆儿。

魏老顾：怎么办呢？

转 悠：说的是“风来水到”。你算算吧，像我这个年纪儿，（指魏老顾）你这个年纪儿的，都没有听说过发这么大水，（指别人）像她们这一辈儿的更不用说。这叫百年不遇。要再碰上一场风，不就齐全了吗？嘎？——你瞧啊，饶发这么大水，还家家户户吃白面，大米都成了粗粮啦！这不都是怪事儿吗？

三 多：（嚷起来）吃白面是共产党和政府救济的！不是大水冲来的，大水把粮食都冲跑啦！……

云 婶：三多儿！你那嘴歇歇儿不行啊！这是大人们说话呢，你要不爱听，不如帮着他们收拾屋子去！

三 多：（嘟囔）瞧一会儿不告诉我凤珠姐着，净瞎说八道！……

(背棉花包下)

转 悠：唉，偏偏要把沙岗子平了，这不是拆船头吗？发什么呀发？

云 婶：这保险都是凤珠的主意！我们那口子——唉！（咽住）

转 悠：凤珠？凤珠就是风住，这名字就跟咱村反相！

魏老顾：（低声）这闺女心气儿可高哇，你看她那俩膀子，左一晃、右一晃的，直劲儿地挤着人往上上！

转 悠：不当队长那阵儿还逢事儿就管呢，这会儿，更盛不开她喽！

云 婶：啐！……

(韩步云上)

转 悠：（站起来）嚯！大队长！回来啦？

云 婶：怎么这才回来？饭都凉了。

韩步云：你们都在这儿干什么呐？喝，这么些棉花，快摘完了吧？

转 悠：快啦，就剩点子僵瓣儿、霜桃儿什么的了。

韩步云：（看棉花）成色还真不错。别的都叫水冲得光光的，不承想倒剩下几亩子这个，那帮小丫头们搞了回子试验，还真闹着啦。

云 婶：这叫歪打正着。

转 悠：我说大队长，今年灾情这么大，多少家子冲了衣裳被窝的，就不兴把这棉花多给社员们分点儿啦？……

麦穗嫂：可也是啊，人们辛辛苦苦种路子摘路子的，也该叫大伙儿多缝件衣裳穿呐。

云 婶：不缝衣裳，絮双套袖做个椅垫儿什么的，也方便呐。

韩步云：这个我可不能乱做主儿，还有政策管着呢。

转 悠：政策也是活的，上级订出这政策来，也是为人民服务，反正怎么服务的叫人们满了意，就算服到家啦。

麦穗嫂：大队长，你就发发善心，吐个活话儿吧。

云 婶：叫我看行喽。又闹水灾又闹什么的，谁还在乎这么一星点儿东西？咱不跟国家要，就算对得起他们！